

周立民 著

精神探索与文学叙述

新世纪文学论稿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精神探索 与 文学叙述

新世纪文学论稿

周立民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索 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神探索与文学叙述:新世纪文学论稿/周立民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8

ISBN 978-7-5633-7615-5

I. 精… II. 周…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686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395790-103/168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90mm×1 240mm 1/32

印张:12.75 字数:312 千字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桂林出版集团

· 林 夏 ·

眼睛里的落日和黎明(代引言)

偶然翻书,“在你的眼睛里含有落日和黎明/你散发像雷雨之夜一样的清香”^①这样一句诗跳到眼前,令人浮想联翩,我喜欢这种意象和感觉。落日和黎明日复一日地轮换着亘古未变,但当它们进入我们眼中时,便有了情感色彩,并成为记忆中的一个点。在某种意义上文学作品也一样,是眼睛里和心灵上的一种映像。既然是这样,尽管落日还是那个落日,黎明仍然是那个黎明,但人们面对它们的感觉却未必相同,甚至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面对它们时,感受也相差极大。这种差异让文学充满了斑斓的色彩,也构成了文学存在的依据和动力;也正是有差异存在,使得几千来尽管“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但文学的书写却从未停止过。

可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运行模式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今天生活在“公共领域”“全球化”中的人们更需要建立某种公共规则和统一标准。这种努力当然不是始于当今,自从人类开始群居生活就已经开始,只不过历史上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能够这么迅速和有效地推行公共规则和统一标准,科学技术、经济扩张使得地球上很难再有它们到

^① [法]波德莱尔:《美的赞歌》,《恶之花选》第32页,钱春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达不了的地方。差异在逐渐消失,每个人眼睛里和心上的事物还会得到足够的尊重吗?文学的生存空间和存在必要究竟还有多少?是不是建立一个全球通讯社发出一个全球通稿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收在本书上篇的“新世纪文学的精神背景”中的文字,反复表达的就是我的这些困惑和迷茫。我感觉到在一个技术至上的时代中,文学也陷入了技术的迷魅,在喧嚣的商业环境中,文学也常常以舍弃自我的方式来换取现实利益。无论如何,谈论当今的文学创作我们无法忽略它的精神背景,因为背景中的某些因素可能或者已经不知不觉中进入到作品中,所以,我们无法对它们的危害性不以为然。在下篇“新世纪文学的个案考察”中,我期望能从具体的创作中找到一些能够缓解目前这种困顿的一个途径,哪怕有些是以批评的方式出现的,但在批评的背后是一份真诚的期待。

有时候,我信心十足地认为,文学在今天正是大展身手的时候,它应当成为抵抗精神统一化和标准化的最重要力量。但有些时候,我则情绪黯然,那是面对着如同洪水泛滥般低劣的作品时,是看着谈论文学的人对它缺乏起码的热情和真诚时。此时,连我自己也在问:凭什么要更多的人对这样的东西感兴趣?!何况,在我居住的这座城市,熙熙攘攘的人流和喧闹不已的车声中,人们早已没有了看落日和黎明的心境和闲情,甚至,在遮天蔽日的高楼下生活,我们一年中也难得有几天能够看到日出日落了。我不知道文学是不是已如此,成为人们生活中一件奢侈的事情了。

当然,在每一个落日和黎明之间,人们仍然在生活着,人的喜怒哀乐、欲望与追求、生存的理由都在一代代延续着。在这种情形下,无论中外、不论古今,人类也只有一个名字,都是一个整体。那么,文学在以人的情感和活动为叙述对象的时候,似乎没有必要再将这个对象分出类别甚至是等级,因为文学的审美价值并非取决于它的题材分类。所

以,我一直怀疑都市文学、乡土文学这样的名词是研究者为了偷懒才造出来的,有时还天真地想,如果一个作品写到主人公在乡村生活了十年,接着又到都市生活了十年,该怎么称呼它?还是不在字面上兜圈子吧,哪怕不合理不严格,这个命名的大略范畴或者人们的习惯用法,我也只能认同。但是我不能认同的是这个命名背后所附加的意义,比如认为都市代表着一种更为文明和先进的强势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于是连都市文学都高人一等,都变成了强势,都有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架势。我不知道都市化是否就是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哪怕真的是,也不能令人信服地划分出一个文学等级,也没有理由要求作家一定得跟着社会变化来写作。如果这样,大概早就不该有历史小说了,因为它所写的都是早就过去的事情。还要强调一个常识,社会存在是一回事,文学世界又是另外一回事,它们有着无比密切的关系但却不是同一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强调“眼睛里”的事物。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讨论的都市生活和乡村世界是文学叙述中的生活和世界,而不是现实的。

或许现实常常跟我们开玩笑,中国正在进入高度城市化的时代,可是以都市为题材的中国当代文学却并没有与时俱进,这大概不是一两个人的看法。当然,我并不急切地要去呼吁这种与时俱进,文学有自己的运行轨道,它并不是简单的愿望可以改变的——这是我考察都市文学与乡土文学的一个前提。在这个前提下,许多很简单但又十分根本的问题需要我们来面对:都市文学为什么不发达,乡土文学的丰富之处又在哪里?这不是用一些结论就可以断定清楚的问题。我之所以采取了诸多个案考察的方式,而不是宏观论断,正是问题的复杂容不得简单概括。当然,再复杂的问题也可能有一个“结儿”,在寻找这个“结儿”的过程中,我认为:除了与人们常常谈起的长期农业社会所形成的强大乡村叙述传统有关,更重要在于目前关于都市的文学叙述中,缺乏深入的体验感和精神的投入,作家常只能做景观式的展示,在这种展示中充满了预设的模式和观念而不是体验和感觉;而乡村叙述则更多是调动了记忆和个人的体验,能够比较深入地体察描写对象。所以,我将这种都市文学叙述称作“都市景观”,景观如同橱窗中的展示品,它也有

着绚烂的色彩,但却缺乏鲜活的生命跃动;在不同的季节它都有不同的展示内容,这个内容都是最时尚的,但很多又随季节轮换掉了,人们的记忆也总赶不上它轮换的脚步。在当代文学作品中,丰富多彩、瞬息万变的都市生活则变得千篇一律,从言谈习惯、人物喜好,到他们活动的地点,从叙述方式到要表达的观点居然都惊人地雷同,许多署着不同作者名字的作品却仿佛出自一人之手,这让我看到了某种写作风尚,如同橱窗的布置也有着流行规则一样。在极度模式化的叙述中,都市生活的各种意象没有转变为作者思想情感所融化的有机体,而是凝固成一个个可以陈列的景观,它们展示男女之间最隐秘的情感,展示一个新的娱乐方式,展示一种时尚的品牌等等,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景观便搭建什么,这些景观在作品中是一些碎片,没有被一个强大的主体所吸附起来、凝聚起来,让整个作品散漫疲沓、有气无力。但关于乡村的叙述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已经从作家生活中远离了的乡村生活在文字中被召唤为带着情感的记忆,或温暖,或悲凉,记忆的召唤不是现实的摹写,从而也使作家获得很多表现的自由,想象在驰骋,情感在涌动,作品不拘一格,自我经验始终在表现的对象中存在着。为什么天天活动在都市中的人,却不存在于这种生活中呢?我的想法也是与前述的精神背景带给人的精神影响有关。具体而言,有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是当代都市人生活在一个由无数的信息所制造概念世界中,而自己的感觉、情感和经验常常为这些概念所置换。比如穿着名牌衣装,衣服的实用、美观和舒适程度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这个牌子及其派生出来的某些概念所带给穿着者身价和尊严倍增的虚幻感觉。以前去老字号吃东西,吃的可能是口味,现在则首要的是字号,是这个牌子,正如某些流行的广告一再强调和暗示的那样:你吃的是文化。人类的行为本身变得模糊不清了,一潮一浪的概念替代了人们生活的真实感觉,而且正在主导着生活方向。当代生活方式也无意中在阻隔人与自然、人与各种事物间的直接触摸和碰撞,整天待在空调房间和高楼中靠空调取暖送爽靠灯光照明的人,对于晨昏风雨的感受力一定是在不断下降,古人诗词中无数与自然直接面对的生机勃勃青翠欲滴的感觉,在当代人的文章中已经被风干为“热爱自然”的理念了。当代人靠电视机“亲近自然”,靠天

气预报来感知天气,人们越来越生活在远离感官的“二次品”世界中,并对这种生活产生了强烈的依赖。依目前看,城市比农村更远离自然、生活的本身,所以它更容易落入各种概念的陷阱中。另一方面,是在作家的表达之中,作家们不敢面对自我的感受,不敢面对内心,似乎深怕它们不合时宜而换不来读者、媒体、商家的青睐,很多聪明的作家们还会写出适合批论家、媒体口味的作品,而口味这个东西通过出版者等各个环节再反馈到写作者那里,写作者那支笔就不知是谁的了,越来越远离了内心和真实的感觉。有人说强调感觉和经验并不能提升当代文学的品质,是的,锻造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我觉得在目前正视自己的经验并勇敢地表达出来,不但是写作的根本问题,而且是与这个时代的流行风尚相抗争的最有效手段。

在本书中,我虽然是在无意中考察了当代文学叙述中的都市景观和乡土经验,却没有故意造成两者对立的架势,都市和乡村在现实生活中,随着人口的大量流动、信息的同享及生活方式的不断交融,已经从那种相对对立的状态中进入一种共融和对视的状态。长久以来,都市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较为发达的中心对农村具有强大的诱惑力和影响力,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关于乡村的叙述中已经含有大量都市对乡村的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等渗透的描写,都市一直是乡村的理想与归宿,它的影子一直影响、渗透甚至改变着乡村生活。与此同时,随着大量农村人口拥入城市,民工等已经构成了当代都市文学叙述中的重要景观,乡村也成为厌倦了都市生活的人精神逃避之所和心目中的理想之地,都市/乡村又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彼此对立的消解和互融。那么在文学上,是否也可以达到这种对视呢?谈论都市文学不能孤立地局限在都市范畴中,而要既认清都市自身,还有看清都市对面,他们本身是互为存在的一体,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而言,彼此间是否有很多值得借鉴和补充的叙述经验呢?作者的考察无关是非,但却期望某些叙述经验不被忽略。与此同时,我们似乎需要非常警惕乡土经验的表达转化为乡土景观的危险性。这个担心不是没有凭据的,眼下关于乡村底层生活的描述就有着无数的景观性。我看这样继续走下去,难保不瓦解了那些值得珍视的乡土经验。

三

经常有些可敬的师长严肃地问我：你正在研究的课题是什么？我常常惭愧地答不上来。大概从十三四岁的时候开始我就成为当代文学作品的一个阅读者，到今天仍是这样，而我所写下的文字也只是阅读者的一些感想。我知道“研究”是需要理论体系、方法，甚至在“项目申报表”上还需要填上“课题的意义和价值”，对这些东西，我不能说一无所知，但它们的确不是我在阅读作品乃至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所考虑的问题。另外必须老实承认：我没有什么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批评方法，估计将来也建立不起来体系，不是说它们不好，而是我没有这个能力。打量一下二十世纪的哲学史，我认为自萨特以后（包括他本人），当代思想家们使尽浑身解数那么迫切地要打破前人的体系而构建自己的体系，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特别是将一个思想家的著作连起来看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他慌里慌张、顾头不顾尾的样子，他连自己都觉察到自己的“体系”破绽百出，所以总要忙不迭地修修补补。当然，人们一生的工作能够对前人所留下的体系真正做到修修补补，已经是很了不起了。这么说，我丝毫没有为自己开脱的意思，我只是不得不承认事实，相对那些可以称为大师的思想家们，无论是才气和学养上，我真不知差了多远，连他们尚且如此，可以料想到我能做些什么。所以，除了老老实实地直接面对作品，老老实实地将自己的阅读感受表达出来，我不敢奢谈什么。我也不想做一个那种如同用精密仪器一样准确地去测量作品永远客观的职业阅读者，我只是一个个体的阅读者和业余的作者。如此看来，在本书中充满了对诸多具体作品的个案考察，而不是那些高屋建瓴的宏论就不奇怪了。因为我只能从具体的作品出发，从一个作家的创作出发，在梳理他们的创作特点和个性的时候，再思考一下这种特点与当代文学整体的联系，或者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出什么样值得关注的经验。

这些文字大多都是单篇独立发表过的，但是一个人在一个时期总

会有着持续关注的主要问题,它们贯穿在每一篇文章,这也构成了本书的粗疏分类。在编辑此书的时候,我也曾想让这些文章有着一个更严密的组合,将它们连接得更像一本“专著”,后来我放弃了这个想法,我还是觉得这样零零碎碎感想更适合我。它让我享受到一种评论的自由,与这种自由相伴的是我一再强调的阅读感觉(感受)。我经常看到一些文章有着连篇累牍和天花乱坠的名词、概念,但说的仿佛与它评论的对象毫无关系,而且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似乎始终在回避,那就是这个作品究竟是不是一部好作品,好又好在哪儿?据说这属于感官层次的初级问题。我辈无能,但觉得在展示你的雄才大略的时候,对一部作品的解读是不能完全回避这些“初级问题”的。一个批评家丧失了审美的感受力和判断力之后,以他的严谨的逻辑和高深的学理写出来的评论,我总是怀疑它的价值和可信度。阅读感受是文学批评的一个起点,我努力要做的就是回到这个起点来。我没有伪饰什么,我表达的是我真诚的心声,哪怕它们是错误的、片面的和幼稚的,但它们是我眼睛里的落日和黎明,期望能够通过我这个媒介,让大家都能感受到落日和黎明的美好。

2005年1月14日于国年路

目录

CONTENTS

眼睛里的落日 and 黎明(代引言)	I
--------------------	---

上篇 新世纪文学的精神背景

精神探索与文学叙述

精神缺席的当代创作	4
“自我”缺失的当代创作	34
平庸、疲沓的当代创作	40
“现实”泥淖中的当代创作	53
“好看”诱惑下的当代创作	65

新世纪文学的生态环境

文学批评:“自我”的在场与良知的限度	76
文学期刊:在困境和因循中挣扎	95
文学与传媒:喧嚣的文化泡沫	107
文学出版:有多少长篇可以重读	113

下篇 新世纪文学的个案考察

莫 言:叙述就是一切	119
张 炜:故土、幻象与精神困惑	140
余 华:跨过时间的窄门	165
杨争光:传统的复归和超越	183
尤凤伟:世界何以如此寂寥无声	211
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	230
潘 军:男人主宰的世界	246
孙惠芬:乡村伦理中的普遍人性	259
懿 翎:民间世界中的精神舞蹈	280
金仁顺:七十年代作家笔下的情感困惑	295
王新军:反抗被塑造	310
一组作品的阅读札记	318
后记(一)	389
后记(二)	391

上篇



新世纪文学的精神背景



精神缺席的当代创作

——关于新世纪文学的读书札记

一、将死而不死于恶死之日……

很多年前,喜欢读名著,为故作高深储蓄资本,实际上常常读得一知半解。比如《约翰·克利斯朵夫》,花了一个假期读完,到现在所留印象不多,书中有句拗口的话:“当你见到克利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恶死之日。”^①那时只觉得有趣,念来念去。不知为什么,而今谈到当代文学,我不由自主想起它。不完全是沮丧,而是感到在将死方生之际,中国文学或许要送走一段历史,迎来很多新的风景。而所谓生与死并没有什么命定的界限,一切都在挣扎都在突围,各式各样的戏剧都在时间的大舞台上拥挤地上演着。就像文坛大爷王蒙介绍据说有抄袭之嫌的郭敬明加入中国作协一样,这件事情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能解读出很多超出事件本身的“后现代”意味来。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已经成为不需要讨论的事实,同时,人们一般认为这种变化肇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的文艺新闻虽然不像现在那么八卦和多姿多彩,但每件事情似乎都要引发文坛地震:

^① [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傅雷译,《傅雷译文集》第10卷第461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1992年前后，作家下海、文人经商成为时髦的风景；与此同时，“躲避崇高”的文坛个体户王朔引人瞩目，他不但作品风行街头，还参与到电视剧的制作，名利双收。这些都预示着作家生活方式的改变，作家并非要做一辈子灵魂的工程师，既然都要养家糊口，那么他们的人生也应该有多项选择；另外，文坛也不再由作家协会一手把持了，写作者可以有多种进入方式。

——199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一批梁凤仪的“财经”小说，与此同时，休闲散文也大行其道。人们看厌了金刚怒目式的左翼文学之后，突然看到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张爱玲不但觉得新鲜，更觉得那舒服啊！它们与多年前就已经风靡的武侠小说、琼瑶的言情小说、三毛的散文等共同体现出读者阅读趣味的分化，也开始了文学的浅阅读时代。与之相配合的是文学期刊的改版，都市报纸的副刊变为休闲的“周末版”。

——1993年9月，笔名“周洪”的畅销书写作群体与出版社签约，三年内书稿为一家出版社独家出版，而出版社在宣传、策划和图书包装上将有相应的策略，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周洪卖身”事件。这说明写作已经不再是独居斗室的个体行为，它可能成为大的商业链条和社会环境中的一部分，甚至在没有动笔之前就有了订货、预约。果然，当年11月，春风文艺出版社以“布老虎”注册商标，推出丛书，高稿酬吸引作家加盟，在有明确的策划主题下进行文学生产，王蒙、铁凝、洪峰等纷纷“入围”。而当年以《废都》、《白鹿原》等为标志的所谓“陕军东征”不过是纯文学与市场营销之间的一次绝妙的配合，这种配合在以后愈演愈烈，反让人觉得当年的一切不过是牛刀小试。

这些在两三年内集中爆发出来的“新现象”，使长期处在意识形态统制下的当代文坛打喷嚏、咳嗽甚至拉肚子了，社会转型中的迷茫让作家们忧心忡忡。“纯文学”生存的危机感越来越重，纯文学期刊、著作的生存、出版境况也受到了直接威胁，而纯文学作品仿佛只有借助着张艺谋的电影才能得人一瞥，“人文精神的失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现在看来，在那个精神流浪、撞击和失落的时代里，恰恰产生了上个世纪的最后一批优秀作品：《九月寓言》、《活着》、《马桥词典》、《长恨歌》、《我与地坛》、《零档案》等等；似乎只知“向钱看”的出版界